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穎州重濬西湖記

潁之西湖在城西北隅遠不知其所始唐許渾從事潁已有西湖清讌題歐陽文忠公嘗典是州去後序其思潁詩表乞致仕以終老於西湖後人因祀公湖上合以晏元獻殊呂正獻公著蘇文忠軾今所稱四賢祠者是也潁無高山大阜地洿下三川貫潁是湖實鍾焉歐陽公嘗奏兒黃河夫萬人築塞白龍溝蓄水西湖以為民利坡公亦云千夫餘力起三閘焦陂下與長淮通是湖之興廢直關一境之利害匪特以游觀與前人之餘思而已明季閘廢湖水洩後有盜湖為田者湖幾廢乾隆丙辰余奉 命來守潁潁人士以復湖為請或有難之者曰是湖之盜田者衆已同永業且湖久湮廢埂界難明奈何余諗於衆曰盜湖為田乃民與湖爭利非太守欲奪民之田以為湖也今復湖則利及於一州而任民侵耕利湖旁居民數十家止耳且民侵耕所得不過沮洳之地倘湖盡廢為平陸大水時至衝溢蕩嚙害且及室廬利害孰為輕重今欲辨湖之盜與不盜片言而決湖廢而閘址尚存弟築閘止水使湖水平閘水之所浸非侵盜而何衆咸曰善由是民爭自首羣情大和畚鍤齊施數月之內湖復舊觀重葺四賢祠而以宋僉書趙令畤明通判呂景蒙二公配享凡有功

於湖者不敢忘也。倣杭之西湖築亭湖心。別建一室曰畫舫齋。誌歐公遺愛也。極湖水所至為埂界。有餘地則為水田。令民佃之。而歲收其入。以為修濬之用。令後為可繼也。余惟司牧者以水事為重。惟穎地勢卑下。即使無前人之遺迹。尚當因勢利導為民興利而去害。矧前人之所傳。彰彰如是。而不克修舉。致百年之利。泯焉廢墜。咎何可辭。周官稻人職以防止水。以溝蕩水。湖水得閘以豬。必陸地有通流以達於河而後蓄洩有備。啟閉以時。旱無槁苗。潦不敗禾。厥利甚大。余方膺　寵命。不獲久留於濬溝已啟端緒。未竟厥功。謹詳書其事。以告來者。湖袤十里。廣視其十分之二。穎舊為州。雍正十三年升為府。其始議濬湖及後襄力者。為郡人吳茂陵李榮白再世發劉肇彭等。時乾隆元年丙辰秋七月。

平山堂雅集詩序

孔尚任

天下名山勝蹟不在舟車側者。姑不具論。諸如維揚之平山。京口之金山。毘陵之惠山。吳門之虎邱。武陵之西湖。過者皆得而遊之。其地之繁盛寒落。不必同也。所遊之時。晴雨寒暑晚暮。不必同也。來遊者冠蓋儒素緇墨藝術之徒。其遭際有懽愉悒慘順逆之境。不必同也。而遊其地者。以其地之性情為性情。則無弗同。何也。金山令人闊壯。惠山令人蕭瑟。虎邱西湖令人豔冶而媚悅。其令人感慨者。惟平山一堂乎。當歐陽公初築之時。不過借此以眺江南山色耳。及堂成而感慨忽生。知蓋人生百年以內。莫不有所寄也。憂寄中而不知為寄。譬則蟻之居柯也。蛹之在繭也。朝有為而夜有思。得失因為而成。憂樂緣思而起。孰知得失憂樂之外。自有所為境界者乎。雖曾達之流。往往登高眺遠。望古遙集。然後知吾生得失之故甚大。向之所樂者。直堪一嗤。而向之所憂者。亦不足當一哭矣。故歐陽公再至此堂。撫楊柳而感衰翁。東坡詞云。未轉頭時皆夢。由今思之。豈不真成一夢哉。予以王事之暇。偶憩維揚。揚子爾玲招同諸名士讌集茲堂。酒既行。楊子起曰。茲堂為歐蘇舊遊地。壁間詞。諸君所熟讀也。何不因其所感而各感所感乎。予曰。予來此數矣。凡入門而登之也。必悄然而悲。及登堂而望之也。必悠然而思。蓋此地自足生人感慨。不關乎歐蘇也。不關乎壁間詞也。

若但以古人之感慨為感慨而古人之感慨又以誰之感慨為感慨耶今日者羣賢畢集對江山而把酒洋洋襟抱之中寧復有所為寄者在當其在寄中而不知所為寄無故而有得失無故而有憂樂此感慨所由生也羣賢之所寄不同而所感亦不一宜其所為詩各抒性情變化離奇較平日宴會贈答之言有霄壤之隔焉雖然此特登平山堂感慨之詩耳若更遊五嶽遊海外名山將舉生平之所為寄與所為得失憂樂者皆歸於蒼茫渾穆之中而又不知感慨為何事也

待漏館曉鶯堂記

奉使留揚州有司舍予天寧寺之東廊名待漏館者夫揚州非長安建都之鄉佛寺非闕廷候朝之所館名待漏不亦僭乎館人曰此鹺使者之行署也凡鹺使者至先齋於此一宿而後涖事焉夫天威不違顏咫尺其地雖遠人臣祗恭之心則無敢或懈名之是已而以予居之則有深愧者予之來也非為淮南七邑水患而來也耶當丙寅之秋陛辭于　乾清宮　天語勸勞卿相贊勉以為計日告成平也及乘傳南下大司空總其畫內外部使者以及幕僚百職事各相策勵以為計日告成平也其地之制撫藩守縣令丞尉率其屬之父老子弟莫不歡呼趨事以為計日告成平也今未且三年矣淮流尚橫海口尚塞禾麥之種未播于野魚蝦之游不離于室漫沒

之井營場圜浮蕩之零棺敗骨。且不知處所。而廟堂之上。議論齟齬。結成獄案。胥吏避匿。視為畏途。即與予同事之官。或還朝。或歸里。或散或亡。屈指亦無一人在者。獨予呻吟病飢于茲館。留之無益。去之弗許。蓋有似乎遷客羈臣。以視軺使者赫赫擁檄。繡衣驄馬。儼然以臨于此地者。豈不深可愧哉。聞古者待漏館在朝堂之外。百官五夜早集。以候閶闔之開。其有所敷陳。皆于此時伏而思之。積誠而通之。凡殿上之侃侃而爭者。皆館中之惴惴而慮者也。茲館雖非其地。而已襲其名矣。既居其地。而又不能稱其實。以視百官之夙夜在公。垂紳正笏于鵷鷺之班者。不又更可愧哉。雖然。百官有待漏之勤。而即有退食之暇。軺使者有一宿之待漏。而即有一年之從政。況今者朝堂之外。已無所謂館者。百官露坐天階。一月且不過三至焉。此地雖有所謂館者。軺使者實未嘗一至。即使果至乎。十更其使者。乃有十次之宿。已隔十年之遙。孰有浹旬累月。飲食宴息於茲館。如予今日之久者。雖謂茲館之設。為予設亦可。予一日不治事。則一日宿于茲館。其所云伏而思。積誠而通者。何日非待漏之日。又何日非負愧之日也哉。館之內。門廂廚廡畢具。正堂五楹。則予所宿者也。昏旦之啟閉。驛之僧人。往來之眺覽。聽之遊客。吟哦于座上。題識于壁間者。聽之風人野老。其兩河之議論。中外之是非。與七邑之田廬。萬民之性命。則統聽之于　朝廷。聽之于

皇天后土子也一宿為暫再宿為久三宿四宿而遂習為常境昔賢云在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今子且不知其在廟堂也其在江湖也忽聞鶯聲之睍睆有愀然不安者因以名所宿之堂名堂以曉鶯猶之名館以待漏云

海光樓記

古人好為危樓椎臺擬高臨遠非必騁肆心目也或以望雲氣占豐歉或以扼險料敵或瞻闕懷鄉寄其忠孝之意斷不似今人一亭一榭皆為觴咏宴遊而設況人各有志不以境移以境移者豈復有志哉余因疏海至昭陽館拱極臺之北樓臺高矣樓在臺上尤高四窗洞開江淮長河歷歷可識不但觀海已也而海波明滅朝昏異狀余有事海者食息之頃東顧為多因題曰海光樓客來落成飲酒作賦皆嘖嘖贊為雅舉而余實滋愧矣余觀茲樓之基倚城為臺居一邑之脊登之可見城內外百里閭閻前人創此必非無意後之踵事者輒指為宴遊之境余館此三閱月亦未嘗不知其境之可樂也反求吾志若未甚得者何哉蓋境與志合雖不樂猶樂境與志違雖樂猶弗樂也昔巢許隱箕潁之間地最枯寂而志在避世者處一避世之境則樂矣禹稷胼胝跋涉非不甚勞而志在用世者處一用世之境則樂矣余今者來昭陽避世乎用世乎而事勢紛遝去留靡定閒居樓上朝凭夕眺城內外百里閭閻煙帆檣魚

鳥芰荷雖皆足以供觴咏以余當之祇為增憂益病之具乃知樂固在志不在境也

余之題海光樓也見余志也

與從子欽勸應詞科書　　梁機

阿叔蹭蹬名場幾三十年。幸際
聖朝備員中外。中間為當路者怒所中。年方知命。退託山林。浮雲爵祿。不仰紅日光
輝久矣。雖江湖魏闕。念何敢釋。而引分守拙。日惟學易以求寡過。亦遂有終焉之志。
適者　詔開博學鴻詞之科。羅淹貫之士。以昭文治潤宏猷。海內夙負博雅沈滯未
達之者。舊發歲甄齊健文通藝之英。兢與夫失職能文章之臣。思用其所未足者。莫
不散冠振氣。欣然自慶其遭逢。而
聖朝所為殊科優擢。一試即列之清要者。凡以液經腴籍。派注百氏。絕遠章句之墨
守。自非耳目聰明。思精慮固。啟秀披華。窮年累歲。則茫乎不得其岸畔。故由其藝達
以通知古今。而近於道。即以助流政教。雖沈實高明。不必齊其類。而兼其所長。要其
人皆未易才也。汝猥以阿叔素號多聞。又為朝士所推。致書忳忳。勸之就試。意良厚。
顧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出處大節。詎容苟違於道。阿叔弱歲遊學輦下。與時賢爭角
逐遊藝之場。自顧胸中亦頗有知識。棄置以來。雖不廢藝情。而道心頗重于所慕。固
有一幸履不敢越者。以是為學之本也。頃聞　明詔。未嘗不為天下之績學者慶。又
未嘗不為已之處地與勢惜也。蓋欲阿叔之就此選。其不可乃有三焉。夫工文求擢。

科名時事也布尺寸以基遠大不得而不能已焉乃其分也若已列朝籍不能奮力功名有故而去矣方當思過之不暇不然既俯仰可自安矣則益志道樹德以謝當時之望用舍一聽之世而已無所容心此君子處棄捐而隱遯以自强之正義也乃欲復以語言文字為梯榮之藉縱不自醜故態能免高人鄙笑乎其不可一也往者康熙己未開是科亦并及失職之臣當時但　詔內外大臣擇薦以其姓名上而已試事則惟

天子親主之就之猶可也今在外則先試于督撫矣此在　朝廷恩意闊徧必俾之鄭重以免叨濫而在臣子愛惜國體則一揆諸理道以為避就阿叔忝竊侍從在詞科屢經　御試曾邀殊恩受　敕命官雖降調而故階尚在乃與老不得科第輩及後生小子低首下心搖筆吚唔塗鴉于轅門之內其顏之厚豈獨羞士論抑且辱

朝廷而　朝廷又焉用此不自愛惜之博學鴻詞為也其不可二也且是選也為其道乎抑為其藝乎藝亦道之寄也然終不可以為道而

聖意則有微旨矣夫上以藝求之所以廣進賢之路使不致格于所難能而下以道應之所以著能賢之實即以體曲成不遺之意而隱致其敬君之誠蒼帛蒲輪古來徵隱遯者以道不以藝也如以藝則功名之士耳顧躡嘉遯之跡為慕道之人猶懷

鉛挾槧，用藝以干進。古今曾聞此有道之隱遯乎。此又北山之文所不屑移者也。其不可三也。蓋古之君子，道洪德滋而學海貫，雖窮居不得志，而期于出而有為，致吾君吾民於唐虞三代之隆，其本願也。昌當以學之淹貫為能事，以自長與徒，以其學友教士大夫為樂哉。然往往事會所際，長慮卻顧，卒於不前者，審地度勢，又惡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則不固其學。將生平萬卷，更無一字。養氣十年，更無一息矣。顧不大可惜哉。至若山澤之臞，果於忘世，或一往不返，或作達自放，如梁鴻嵇康之流，皆矯激以自異，固於道無足深取，愚之三不可，其理明白易曉，其情勢有識所共諒，要於道無敢苟而已矣。豈與夫五噫七不堪者之詡詡喋喋，外道以自高也耶。若在仕路，貴游多高明，試出愚言質之，并以謝勸駕諸君子。當不至河漢而不謂然，蓋人心之同然者道也。況在正誼明道之君子乎。朱書云，思得與阿叔從容朝夕，所成就必大進於前。嗟夫，南山未釋耕鋤，西笑長安，空留望眼，會合固難，前期然神通于思，苟即愚之三不可而權之，是亦精進器識之一道也。因家人來，特布區區，期在遠大。北望遙懷不盡。

雲石山居記　程襄龍

距巖鎮五里許迤楯溪之南趨林壑而謝塵市窈然一區運要結棟駁廬陵阿之上曰石陘陘舊稱寇於義無屬按爾雅疏山形連延中忽斷絕者名陘則從陘為近余外舅汪翁所居也崇山橫亘負其後如屏坡陀環抱左右如翼平岡層疊前列如几案其中竹木之蔥蒨園畦之繡錯與如臙如不可以目盡折而西則綠疇彌望阡陌交通陂池方廣瀰漫歲不憂旱恒倍登耆有餘粒圃有餘蔬泉可飲池可釣桑麻雞犬優游歲月無車馬雜遝冠蓋往來之囂而有林麓花鳥煙霞暮靄之趣致足樂也翁家自其先世以農為業僻居於此外王舅多潛德稱善士至翁而益大以擴拊而居者下及支屬旁及甥姪靡不承庥貧乏有以卹緩急有以拯鰥寡孤獨廢疾者有以養德修于御而教成于家孝友惇樸渾渾乎有古遺風焉翁更偕其仲季拓基宇高閈閎築壇壝以奉神闢館塾以訓後題其里曰頫源溯源始祖頫川侯志不忘所自也顏其堂曰師儉戒奢靡守淳素崇本也晚而自署曰雲石山居夫雲無心而最閑者也石則有堅確不可轉之性翁居於山甘為山中人不解世俗機智滑稽之習雲也石也殆隱以自況乎抑遊心物外聱雲而枕石儼然有隱君子之思乎翁曰否否吾惡取哉吾於晨夕之暇縱步巖嵁中見夫雲之觸石而起也始僅膚寸耳俄焉

滃浡嘘歙如輪如旗廣可蔭畝又若萬馬冒叢樹之梢緣層巒之脊騰族欻翕以上際於天或風旋摩盪連絡斷續如鸞鳶如龍如奇峯如怪獸日光晃射則爛然如五色之縠晝數絡結變態萬千莫可名狀吾每顧而樂俯而思而遂以名吾居云爾余聞之爽然曰嘻甚矣翁蓋溉于景而達于道也覆蔽之間萬類之族一切昌碩茂隆之數其肇端有自其發越有漸累纖成鉅由約及廣晦而出于顯卑而踵于崇孰非若雲之觸石者膚寸始哉甚矣翁之達於道也翁笑曰有是乎何子言之有味也盍爲我記之余乃拜手秉筆而爲雲石山居記

論歷代逸史短長

王汝驤

史之為體。不外紀傳編年兩端。而紀傳者編年之憑藉也。編年合而紀傳分。合者難於詳而分者易於冗。故歷代紀傳之書。其摭入正史者既多至散而為逸史。大都不可為典要。然其中有短有長。要當以不詭於義理有裨於治道者為尚。若一取長於詞藻辨博之間。則其病有不可勝言者。而吾以為大致有三而已。請試操其畧而論之。一曰荒誕而不經。循蜚因提。述前史者所不廢矣。後如胡宏之皇王大紀。羅泌之路史等書。或取諸莊周之寓言。或索諸混沌之神異。不亦可以已乎。然猶曰近於墳典也。汲冢周書則讖封禪說。何其誕也。穆天子傳亦何取乎來白渠黃之號耶。西王母之娶冠佩帛。雖見其真。明皇十七事。乃亹亹於張果之飲堇無恙之咒水。若此之類不可勝舉。以至山海經之荒唐。十洲記之怪誕。皆與搜神述異齊諧虞初之屬。姑妄聽之耳。一曰淫豔而惑人。飛燕外傳雖滅火一言。見收涑水。而猥褻之狀。何瑣瑣也。太真外傳。侍妝閣之步搖。嘲寧王之玉笛。是何等語。以至秘辛有書。迷樓有記。諸西京之雜事。錄南部之煙花。此等尤多。而易傳以其足以蕩心而悅目也。置諸小說家且不可。況名之為史乎。一曰矯駮而取譏。稗官野史。傳聞異辭。不足言矣。以韓退之之賢。而其為順宗實錄。遂來失實之譏。況以王介甫之私意。而所撰日錄。使後儒

恨其肆情反理。固其宜也。王仲淹之元經。本領固多可疑。失不獨在於帝魏。蘇子由之古史。朱子最稱其近理而可觀。然以無爲宗之說。則大謬於義理本原之正矣。此等皆出於諸君子之手。猶且紕繆若是。矧如開元天寶遺事。淺妄之書。而託之於王仁裕。建隆遺事。誣謗多舛。而假名於王元之。雜史之不足傳信。往往如是。又豈容更僕數哉。凡此者。皆不足與於短長之數者也。今於三病之外。取其文章議論之長者。則如吳越春秋越絕書。以古雋勝。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以典核勝。荀悅之漢紀。辭約而義該。柳芳之唐曆。爲唐書通鑑之所採取。豈非逸史之較長者乎。至若司馬公之稽古錄。朱子稱其書若菽粟麻穀。果可備講筵官僚進讀。而劉知幾史通一書。尤爲當時所重。謂居史職者宜置座右。諸若此者。後世有取焉。亦既躋之正史之列矣。然其書或散逸。既不在二十一史傳紀及諸編年史之中。則編逸史者。自宜以此等書備篇目焉。而前三病者。概斥之爲小說家可也。至愚者之見。竊於今之所謂雜史中。素所服膺。以爲粹然一出於正者。莫如范醇夫唐鑑。朱考亭八朝名臣言行錄二書。近日已板行而表章之。蓋范氏之作唐鑑。雖爲規切宋政。所采唐事。皆有所擬而發。然其指陳治亂之由。隨事勸戒。實足爲萬世法。名臣言行錄。朱子自謂掇取其要。多有補於世教者。士君子之言行。安可一日不取法於此。愚故謂必如二書者。始可謂

之不詭於義理有裨於治道雖不可與向者諸書並列為逸史然學者讀史於正史之外必本此二書之旨以蔽其餘則於歷代之逸史讀之必不為孤陋而寡聞讀之多不為玩物而喪志總以是心為讀逸史之法耶又何逸之非正何史之非經也哉家貧藏書苦少何由窺古人之萬一而輒論其短長姑据其涉獵所得者而妄言之如此挂一漏萬知不免於高明之竊笑云

讀魏叔子正統論

近時文人所最服膺者寧都魏叔子禧其學識文采俱能拔出於前人之外自成一家獨於其論正統也竊誦其說而非之其說以歐陽永叔蘇子瞻鄭所南三家之各有所蔽而自定其說為三統曰正統曰偏統曰竊統夫統之為言合天下於一之謂也故君子大一統而於其中擇其至盛者而歸之曰正統此儒者觀於世變事外而設之為名耳初非帝王之所恃以為盛而亦非僭竊者之所必爭也名雖輕而出於儒者之論則其義不容不重故為此論者惟歐陽氏謂正統有時而絕絕而復續之說為當而其餘伯統之號與蘇子之所謂輕與之者已不可以為訓而魏子乃又降而為偏統竊統之說嗚呼是何言與夫偏則不統統則不偏此於字義固已失之至於竊則盜賊之魁耳亦使之得自為派別而有統之可言是何其便於竊者也莽操之術沿而為

武曌朱晃可吾之統固然耳其禍天下將胡所底而乃曰正統絕而後歸之偏統偏統絕而後歸之竊統如其言是使生民之塗炭愈況而不失為統之固然是豈儒者之所忍言哉推其意蓋甚惜夫正統之名之尊而無如僭竊之徒天下業已屬之則不得不予之以統而特嚴而別之曰竊謂可以存教云爾噫是又惑已夫能竊天下者其桀黠暴橫皆非人理所有彼乘天下之亂可以盜神器而稱帝王獨懼夫後世之將擯之於竊也謂足以寒其膽而折其邪心有是理哉甚矣予之以統者之非也且其所自別為三統者其說尤不經唐虞夏商周西漢東漢之為正統無可議已後乃綴之以東晉唐南宋其所謂偏統者則獨以後唐後漢當之而以西晉北宋則概與秦魏齊梁諸代同斥之為竊統夫西晉之竊魏也天下固未一即武帝平吳以後不數年而家國破碎馴至永嘉之禍瑯琊之遷要之不足為統耳至於北宋雖其始之得之者不無可議然丁五代之季亂極必治天生聖人以定天下藝祖太宗功業之盛規模之遠開北宋一百六十九年之運比隆漢唐何歉之有乃奪之正統而顧以予其棄中原棲南僻之餘氣乎且夫周之弱也以戰國然固周之戰國也唐之衰也以藩鎮然固唐之藩鎮也若晉之既東則漢趙成涼晉得而臣之乎宋之既南則河朔燕雲宋得而問之乎統之不成正將安附予奪之交失吾不能為魏子解也客

曰然則子之所謂正統者將以何定之曰吾定之以天客曰何謂也曰統者有天下之號而正統則惟有天下之極盛者始足以當之此豈容論世之士以私智曲說進退其間哉視夫天命之所歸人心之所順舉中國之大全而受之堂堂乎得之正而享之久者乃可以奉為正統而無疑矣其餘凡偏安之朝雖蜀漢之正僅稱三國割據之國雖元嘉之始終等齊梁皆謂之餘分閏位可也至以篡竊逆亂而得之如魏晉後梁之類直天地猥雜之氣耳何足使干天下之統而與之絜長較短哉故吾得從四海之大勢千古之公義援天以定之曰自堯至今四五千年之間其為得天地之正統者當斷而歸之曰唐虞夏商周漢唐宋元明以及我　大清萬萬世

潁考叔論

孔子論忠臣諫君之義首取諷諫夫諷豈有所詭於心與僻於辭之謂哉相其君之資而善入之時其所能從而利導之則不詞費而為功也疾其愈於戇諫直諫彰君之過以自為名者不亦遠哉吾觀潁考叔之處鄭莊母子間可為得諷諫之義者矣而樸山吳子以不正對少之謂君既告之故考叔何難莊語以母之不可寘誓之不足憑而以闕地隧見為是兒童之戲嗚呼獨不思鄭莊何如主哉猜忌權詐智術日益處弱小之國而有妄自椎高之心顧當信機祥而尚盟詛觀其怒子都之射潁考

與。而命卒出猳行出犬雞以詛之。此可以知其所蔽矣。寘潁之悔。天性所發。獨無如其黃泉之誓何。考叔曰。君何患焉。所患者正此耳。闕地一策。迎其機而破其所蔽。莊公雖欲怙終而遂其自悔之意。復何辭哉。順之之中。隱有切之之意。所謂譎諫。孰善於此。且莊公之以誓為患也。亦非獨其蔽然。以彼射王中肩。而猶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蓋其妄自雄而敢託於名。幾幾乎欲假竊信義以欺諸侯而厭之。今克段寘姜之事。心亦恐為笑於鄰國。苟為之臣者。因其數語之悔。遽訟言其逆母之非。既大犯其所忌。而且以誓詞為不足嚴。則家庭之親。信誓可渝。其數與鄰國刑牲歃血。恃盟詛以相固者。復何有焉。誰曰不然。一語。考叔所以深中其心。而隧中隧外之賦。莊所樂為緣飾。以顯聞於諸侯者也。秦始皇廢其太后。而茅焦說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始皇乃立起迎太后於雍。此其為說。雖與考叔不同。然皆因其君而施之。故為力俱易。張良之招四皓。狄仁傑之占夢雙陸。非皆以譎取濟者乎。譎本非道。而用之以諫其君。使合於道。則固聖人之所取也。吾子譏叔為不知大道。其說既迂。而向者鍾伯敬之論此事。直謂莊公以悔之一言愚其臣。而考叔亦以闕地一策愚莊公。則又過於譎詐。均未為達於道者之論也。

藺相如論

櫰山吳子曰。藺相如完璧歸趙。可謂奇矣。吾謂相如之强趙。不在璧之完不完。而義責秦王者。亦不在城之與不與。秦果以城易璧。為相如者即獻璧而還卻城曰。大王奈何以祖宗相傳之土地。而易此無用之璧哉。以區區玩好易人城而有之。即趙亦不義而不為也。如此則秦王必自慚。璧未必不歸。而相如不以義概動天下乎。計不出此。乃探虎狼之吻而脫之。以其身與國僥倖。此曹沫荊軻之流耳。豈不悖哉。王子曰。吳先生奇士也。奈何有此迂論哉。夫當趙惠文王與秦昭襄王時。秦固日强。而趙亦方盛。其勢足以相抗。昭王新立。即與其相張儀樗緩之屬。挾數任詐。取諸侯如弄股兒。自楚受商於之紿。而懷王入秦不返。天下諸侯咸虎狼視秦。無復可與言信義者。趙得和氏璧。而秦遽欲攘之。意謂取諸外府耳。十五城之易。商於六百里之故智也。趙君臣相顧惶惑。予勿予均以為患。豈徒以一璧之故哉。國勢之仆立。社稷之存亡。將於是乎在。此時使一庸臣奉璧而往。拱手獻之。毋論十五城必不可得。而邯鄲亦其股掌間物矣。何者。示之易取。而長其貪心也。然欲勿予璧。而說之以祖宗之土地不可以易璧。趙以玩好易人城。亦不義而弗為。謂此語足以發秦王之慙。而璧必自返。此何異黃巾方熾。欲北向讀孝經以退之。不亦愚乎。且時諸侯王不可以仁義動。獨可以形勢劫。昭王雖强。未至若始皇也。相如之持璧睨柱。非若刺客之必當誅也。

昭王固心未敢絶秦趙之驩而相如之義烈節槪有足以懾秦王之氣而使知趙之有人者攝衣趨湯固知秦之必不殺人也人臣奉使幸則為韓愈之折王庭湊不幸則為顏真卿之死李希烈義固無可逃者況處不必死之勢用我之膽與辯可以抗强敵而維國勢亦何憚而不出此秦自禮歸相如而後終惠文王之世不敢加兵於趙可謂非相如此舉之效乎吳子責其不能以義為言而乘危犯難以其身與國僥倖至與曹沫荆軻之流同類而斥之為悖嗚呼持是說也徒足以沮士氣而靡之吾未見學究之必勝於才人也

魏武帝論

樓山吳子之論魏武帝謂其破張魯時即當乘勝襲取劉璋使先主不得據以為資而即以其勢下荆州則劉可以即破劉破而吳孤不過數戰而天下可一魏武坐失此機為不明於天下之大勢偉哉斯論當令魏武心折於九原吾因而思之魏武籌略如神如此大計寧遂不及且其時荀彧郭嘉諸謀臣俱在何以都無一言及先主初得蜀劉子揚又勸帝因其未定而急取之可以必克帝亦不從此豈魏武之有愛於劉抑豈真闇於此哉蓋吾觀帝王之創業其於天下之勢必無有遺於討而爭於取者漢高之不肯西歸光武之得隴望蜀計不旋踵彼其磊磊落落惟以天下為事

故一往無撓大勳畢集若夫篡竊以取天下者則其心必陰有所急而於外畧之事嘗不得不有所棄以成其所取如桓溫已敗秦兵關中耆老感泣路迎溫竟不渡灞水而還劉裕之破姚泓直有秦地顧以留事付之十二歲小兒致為赫連所奪而身急還建康是皆其心之所急以篡奪為根本故雖有已成之功而不暇外顧也夫魏武何以異是彼自起兵以來取陶謙討黃巾破張繡禽呂布平袁紹征劉表定馬超韓遂皆躬履行陣崎嶇戎旅身在許都時蓋少然其心未嘗忘篡漢也至建安十六年遣鍾繇討張魯時而帝年近六十矣平時偽飾謙退至是而汲汲於建魏臺受九錫以求遂其本謀蓋其心之所陰自急者不在外而在內矣且操始嘗語劉備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及聞孫氏以地資劉方作書而筆落地是操之生平視劉備固其所憚十三年赤壁之敗一生挫衂未有此比諸葛亮非易與者帝固知之稔矣以垂老之年根本慮未顛立而於此時乃身搆强敵曠日持久事不可知內顧家國以荀彧之腹心而晚節不無立異萬一身在軍中朝廷有變使禪代之局不能自我而定安保後人之必有濟乎曾未然之功墮垂成之業此魏武之所必不為也不然荆益大勢書生能說之於今日而雄傑乃昧之於當年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王允論

定亂之才自古所難蓋其難不在於定一日之亂。當使既定之後亂不復作。而身與國俱受其福。是為難耳東漢竇武何進之徒謀誅宦官未成而身為戮不足言矣。如王允者遇董卓之暴。以袁紹朱儁之莫敢難者。尤不動聲色。圖之於肘腋之間。一旦屠割。若刲犬豕。豈不卓然丈夫能定大亂之一人哉。乃卓死之後。凶燄彌甚。尤身死於難。而乘輿遭逼劫之慘。京國極焚戮之禍。漢遂以亡。嗚呼。亂雖有定。雖天意之亡漢。而允之不學無術。不得辭其責也。夫卓誠叛賊。然麤猛貪鄙之夫耳。非有智勇才略如操懿比。其部曲亦豈并涼健兒憨腸狗態。非有立功佐命之資也。當允結布誅卓之時。賊渠之膺一然。東鼠之膽已落。其時用布之計。悉收李傕郭汜樊稠張濟之屬。勒兵斬之。一日可盡耳。不然。以卓首示之。即渙然。豈尺一之詔盡赦部曲。開以生活丹青之信。選將如皇甫義真輩。將之東歸。此輩故非有田横之客。豫讓之忠。欲為董卓報讐者。散之易耳。如此餘孽既靖。京師晏然。然後布告中外。約結孫堅橋瑁皇甫嵩朱儁袁紹韓馥之徒。使解甲釋兵。或引共朝政。或分鎮方州。相與戮力王室。同濟艱難。當此之時。奄官之内釁已除。奸雄之外勢未集。猶漢事可為之秋也。彼袁術雖有不臣之志。曹操雖有闚盜之謀。亦何所借以為資而起哉。則是允一舉而大難可息。漢祚可延。其功名與伊尹周公爭烈矣。奈何見一卓死。便自謂無復患難。外示

驕傲之形。內懷恇擾之見。視卓部曲蔓延長安。殺之不能。赦之不決。罷之不敢。徒使亾頑之衆。持必死之命。積疑懼之心。訛言恐動。一旦潰決。禍及宗社。酷烈至此。允雖一死。尚足以贖誤國之罪哉。陶侃溫嶠既平蘇峻之亂。峻黨路永匡術等先已自歸。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首為亂階。罪莫大焉。得全首領幸矣。奈何復寵之。陶侃復請并收下敦。朝廷肅然。晉賴以寧。允乃於李郭犯順之後。以傕為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中郎。為虎添翼。自貽其患。豈不愚哉。唐桓彥範張柬之等。既誅易之昌宗。乃留武三思使天子自誅。卒為三思所害。中以危法。論者哀五王之死。而未嘗不恨其定亂之術疏也。嗚呼。若允者益尤其甚者也。

隨州牧翟侯平賊記

歲己亥。余應楚撫張公聘。居江漢書院。其夏遇隨州守翟侯與語。知為豪傑士。而及門有隨之歲貢生周洪楨。一日跪而請曰。吾侯有大造於隨。隨之士民詠歌已久。先生幸臨楚。得一言可不朽吾侯。此州人之志也。楨敢固以請。余起之曰。欲何述。生乃曰。侯治隨十年矣。凡為民去害興利者。不勝述。其最大而奇者。丁酉平逆一案。初湖南流民萬育生。自言有妖異術。能致神兵。奸民附之。陰結為渠帥者六七人。造偽劄四出煽誘。連河南旁近郡聚徒至數百人。謀於隨之光化鋪起事。康熙五十七年四

月某日燒民廬舍持梃刃大譟趨據歇山居民出不意無以禦賊至山半風雨大作沙石飛擊面賊驚潰民乘勢發壘石擊之賊不得上乃徑趨州城呼聲聞數十里緣路焚剽而隨素無防守將卒變猝起州民大恐動侯見事急親跨馬將左右數十人大呼吾民勿怖第從我立取賊民喜躍立聚數千人擁侯馬而前賊望見稍却侯馳入賊中叱從騎縛其魁六七人者諭其餘曰賊魁已得汝曹皆脅從吾當言上官宥爾命有敢抗者吾縱騎殲爾矣眾皆崩角稽首曰公幸活我是日也賊以辰來至申而定縛七人外餘數百人皆散不知所之蓋侯素嚴保甲賊初入境即廉得其蹤侯故密有備故倉卒出此奇當是時民咸以為神先是歇山寺中舊藏兵器若干夜中居民望寺內火光燭天爭趨救則所藏刀劍鏟礮皆起赤燄熊熊然寺僧皆駭走如是者三夜乃息及賊發縱火燒民舍勢甚洶洶會城為戒嚴總督滿公幸諸監司急勒兵趨隨比至州事已定侯俘七人以獻滿公大喜即以囚畀侯命竟其獄詞多所連及侯案其俘槪弗問獄上督撫杖七人於閱馬場斃之嗚呼吾楚向者夏包子之亂其初亦才悍卒數人耳至煩 國家徵兵調餉討之數月然後定此賊之發勢固不小侯以儒者獨身平之不終日而滅計侯之功蓋不獨在隨而隨之人其又可忘之然微先生之有文而信莫能書也洪楨之言如是余生平於太史公書尤愛其敘

戰陣處讀之勃勃然恨身不得與於史官之事一發其奇今如生所言其蹟有類於古之能討賊者此於書生之所見聞亦可謂一奇矣故欣然采其言而書之侯姓翟氏名枚吉浙之秀水人

孫宋光先生傳

孫氏丹陽望族也自其先待詔硯山公來僑於壇世以學行著四傳至宋光先生先生名璟宋光其字晚自號蒿生為人氣體高妙跌宕文酒間人皆以不羈之士目之不知其至性絕人所自持有介然者雖遇患難不以易初母夫人下世時先生甫三歲斂之日伏棺號踊棺為不能闔家人抱持置他所始得斂事父兄真摯如嬰兒既歿而祭白首未嘗不涕泗也家貲至先生而業盡落暮年至不免於饑寒然雖有親知故人欲少衣食之不可得于松客授淮上其主人知慕先生具四十金脩脯延至其家先生居一宿謝去松為主人跪請留先生瞪曰汝乃能居是耶卒去不顧嘗偕諸生試句容地忽有蛟患人多溺者水入先生所寓樓樓欹岌壞比舍生爭緣樹急呼先生先生曰樹上人已多益以我恐為諸君累獨持被臥梁上明日水退僅而免學使者召賑被災諸生先生盡出其所給貲募人拯溺者居甚衆其勇於義而自忘其貧皆此類為文章脫去畦町語不從人間來有識者歎服以為仙品然先生頓不自

惜所為文多為人持去故罕有存者於書法尤有獨得及所為詩歌俱與古人相馳騁近人有譽之弗屑也晚益豪宕寡所合顧獨好余所居相鄰接時時相過呼酒論文畧無形迹閱嗚呼自先生殁後吾不能復索知己於世矣子松亦吾紀羣交也諸生皆能於先生有似相踵來請傳於余余愀然曰微驥固莫可傳先生者遂不辭而叙其畧俾以載之家乘云

論曰世之稱韻士者輒曰晉人吾生平竊惡其説謂晉人實名教之罪人也任誕作達至一切蔑棄禮法以相誇尚卒之毒流於國使當日中原之禍為前古所未有嗚呼孰謂先王之教可一日弛於人心也哉今以孫先生之大致飄飄然幾於嵇阮風流矣然綜其畢生按之繩檢之內未嘗有毫髮差嗟乎此吾所為樂交之而今復樂為傳之如此也

重修李忠定公祠碑記代叔父作　　李光地

蓋三代而下。爲臣者如漢忠武諸葛侯宋忠定李公。其學皆知聖賢之道。其事君終始安危不易其誠。而經緯開闔變化於俯仰間。其才又大。學同也。誠同也。才大同也。忠武與公。吾何彼先與。二公並丁末造。所肩險阻。有邱山之重。乃忠武獲推誠於二主二十七年之中。雖數施未究。猶得竭股肱之力。樹勳烈赫然爽世。視公汨沒於庸夫孺子之口。在位七十五日。三謫去官。往而不復者。有幸焉。而忠誠慈憂之悃。雖危起居猶伸其志者。則固非屈伸消息所能異同也。公宣和初爲起居郎。都城大水。抗言變不虛生。將有兵戎之禍。遭謫與一縣。後七年金師南下。蓋其應焉。公刺臂上疏以決内禪。力阻罷卻之幸。修守戰卻敵。師定羊濟邀擊之謀。而舉朝方爭爲棄三鎮求和。以苟目前。無復慮遠者。公亦罷去。而國事不可爲矣。建炎召公入。首陳十策。建遣張所傅亮以收河之北東。疏南陽形便。將以西連關陝。東達江淮。南通荊蜀。北提王都。繫中原士民之心。又遭讒以去。自紹興以後。廟堂之上。無意於公矣。而一帥荊湖。再帥江西。亟有顯功。足紀國家有大事。則一疏繼至。皆自彊自治之要。辨正北面事仇之誣。反復以終其身。嗚呼。宣和風雨之震。靖康離黍之悲。建炎偏安。卒亦無所立。公先事言之。如執符節。當事任之。則立效。後事思之。而又不用。用不竟。終取貴之

脣舌紛羅。不足厚非也。魏公張浚亦顯有譏彈。豈非智之千慮。固有命哉。忠武處漢賊不兩立。鞠躬盡瘁。沒於行間。公不為和議。艱危跋躓。一生九死。此先後同揆。而古今所致慨者也。日煜起書生。當逆藩阻命。為姪光地達密封于 闕。事平之後。天子加恩。授姪學士。復齎辭表至 朝。召見陳方畧。特擢今官。副邵武軍事。得拜公于祠下。而祠宇頹落。階級剗削。不足妥靈。謹修而治之。俾民承祀。永有庇依。公系出有唐宗室。有為建州刺史者。遂家焉。煜之系則出唐江王元祥。族氏譜牒散處諸州。頗代遠風微。譜書淪落。不敢自附梁公為恥。古人所區區之心。念不至失身。庶奉典型以無陷越者。固不繫所親焉。因伐石以記之。

重修安溪縣城垣碑記代伯兄作

前歲被 命巡撫畿內諸州。維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州縣垣堞。因間有崩陁者。天子慮周四極。郡檄日至。余承將於境內州守縣令。有能培薄增卑不懈者。必嘉勞而首揚之。吾州自封鯨波息。里閭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垂三十餘年矣。鑿縣之雉堵低昂者。抑於治平。習貫為常。而吾邑尤盛。雖時或修治。然具具而完。迨雨水淋則滑越有加。邑使君曾侯至治。承督撫之辭命。周視言曰。完則氣聚。堙替如此。殆宣洩矣。民居將不寧。抑頹若魁隗。委若糞土。奸且生心。亦非所以綱維四境。於是

伊高卑畝丈尺出傭以屬役諸里之紳士人廊謂侯操廉而儉約役且槩翫度當足
者在楄宥為名皆效其財力以來佐助經始於春蒞政之餘無寒暑勞逸必躬巡之
凡繕六處必牢緻為上毋或行飾八閱月而竣為名修建實新築也且將新四門浮
思以休財息力故期及明年父老人士環觀而樂之皆云嘉績茂哉請書其事夫事
上者象時中者儀地下者和民月令孟秋補城郭孟冬坏城郭故天無伏陰地無散
陽繫社在人此象乎時也周官掌固修城郭溝池之固而後司險守其五溝五塗侯
人掌其方之道治周垣翼翼四墉恃之若防之制水此儀乎地也春秋傳曰其地足
以容人其民足以滿城而自守也故人無遠志守則有威居則有重此和乎民也通
天地人者謂之儒修文武之道者謂之卿林侯之斯役三善裕矣儒術既效行附之
以令名揚之以高位出而方岳內而台司文武之道舉此可措也既以頌侯且顧父
老曰爾其無忘之哉昔者山海交訌流寇朱寅攻城者再吾與李侯血守躡北追奔
散其萬衆惟城完故也玩日愒歲圮墮且十餘年乃今百雉如故難易有備爾樂其
安吾思其始詩曰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小民為瓠使君垂旋而維之其何實非德爾
其無忘之哉

李文季母墓志銘 代伯兄

康熙某年月日時從父弟光諡等奉叔父叔母合窆於五間山麓原曰大垅西距曾祖父石室之兆登卯辛然一里而近從子光地綴其內外表著行而誌之曰叔諱日熇字性甫號西岡為先祖父贈公季子始就傅警敏多解辯祖父異之逾冠入庠為諸生文名尤甚其學長於史書能以古今善敗興耗英君才臣益擴張弛創業守成得失之故千支百湊推說條疏山河碁上若列指也晚嘗漳海黃先生詩文酒從抗聲誦之口滿風集盡其編不厭前乙未歲吾父及叔二家毀於賊叔與叔母被繫焉在囚中得賊狀以東仲父計行而賊棄家宵脫出無恙自後四十年優游閭里雖不以事自累而常急公義吾邑有 文廟經亂圮剝且盡叔因地請於邑侯舉本聚貲身至邑陙工晝夜數月門堂寢室黝堊圭明至今人士多之吾父建宗祠庀歷世先卯叔承之二十餘年仰瞻翚桷四望郊墟使吾先父無遺志族子無廢禮廟有時思墓有歲屍嗚呼仁哉娶陳氏為孟宇公次女叔母也入門事公姑得婦道處娣姒推甘讓苦不敢自多事夫子黽勉有無以佐敬友通賢名性本委和自賊歸益豁達於順遜待媵侍德度過人方叔母與先妣淑人之入賊也賊欲先歸叔母以趣贖弊叔母謂妣曰吾幸尚一子在父所而嫂與五男悉陷此也吾丐嫂挾幼姪歸而自留以待後贖妣曰吾歸四子存焉叔母曰第歸吾子撫焉於是妣歸叔母保抱殷勤二幼弟

病亦身卧石鏤殆。叔母入一冢櫝藏草稿。選乾者以薦之。而自藉其腐者。仲父兵迫賊壘。賊憤。是日將推刃一家。叔母抱季弟悲啼。神化為烏投母懷。嘿亦無恐。長嘆而去。嗚呼。婦順不章。女德無極。富卑辭遜身于妾媢同己之人。而不必假色笑於兄弟。再推財博美於臧獲。而必較潘瀾爻餘于親族。是故錐刀市色。誰肯以死生相讓。昔者魯義姑存姪而卻齊師。今叔母大節卓越。上感天和。國史家乘。將與義姑焜耀千秋。無不及而過之矣。夫妻配德。内外行完。孝子賢孫。歸復于土。可謂令終也已。銘曰。

叔才軼倫。母承以坤。令名千古。豈惟家尊。五閭之麓。大卯之原。中封孜埏。曰無後艱。神眷有德。翳以佳宅。大卯之原。五閭之麓。上世兆域。皆在方幅。山川宮埒。聚於一蔟。我思叔行。我懷母恩。宜寵其嗣。以及雲昆。佩服上衣。如英如瑞。嗚呼遠矣。著以斯文。

從兄萊庵墓誌銘 代伯兄

歲二月。吾母疾且殆。洪氏嫂侍母進之曰。吾病急矣。惟伯與姪多拯我危。吾念終不忘。吾苟生也。幸而報德。吾獲歿也。且不忘。既數月。伯以書來曰。兄卜葬有期。以幽文畀子。地持而哭曰。嗚呼。糠人勞心。尚能薦道善美。操筆而為文哉。抑伯與兄非尋常可比。況本吾母生死之心。今日之誌。九原可作。將徵信於斯焉。又安忍以無言也。乃誌之曰。兄諱光斗。字樞卿。號萊庵。為仲父冢子。於吾祖贈公諸孫次最居長。服事獨

勞。嘗為余言祖性嚴。昔山海多盜。每有指遣。不問安處。使必達。且徵期以待。吾經營報當瀕危至屢。若等今者逸矣。事仲父母。自傷無他兄弟。多致故人召聲樂。窮日夜為歡。恐父母之憐其單也。時為嬰戲以娛於前。欲父母之忘其老也。所謂孝子巧變者。兄可謂盡道。乙未丙申。吾叔季二家陷賊。賴仲父救免。憶母語余云。而兄在行間。操兵器。履非屨。脅下疱起。負痛不入私室者四十餘日。而善念之。吾祖父久殯。兄不果。諸父不均。諸弟用金數百。致吉土而厝之。先考垂殁。吾既趨　朝。諸弟又侍疾。周身周棺。非兄幾不能誠信。嗚呼。逝者如斯。而莫能反始也。以父母之孝。猶衰於妻子。而況自義率祖等而上之。自仁率親等而殺之。故世俗之薄。遇死喪之戚。則永歎不如良朋。值妣祖之役。則乾餱較其錙銖。使吾讀詩。空慕常棣急難之風。讀禮。徒懷朞功異室同財之義。以為古道。今不爾也。若兄之變而不顧其身。公而不私其財者。其於古道。吾何後先焉。此吾母生死之心。所以不忍有忘於此也。性剛斷。有謀。舊所置治在邑之下里。里遠於州縣。民多逋負。兄告以食毛衣租。奉法者樂。誘其黠而佐其不能者。於其所至。其輸如歸。官有司賴之。戊午歲。閩亂再作。兄與吾聚卒以保路。又親率團兵破劇賊朱寅道。　王師於漳。剿以解泉圍。居恒施給匱乏。不立標準。惟其所求多寡。無不遂心而去。嗚呼。兄亦可以不沒矣。上治祖禰。旁治親族。以委吾書生。

國學扶輪社印

而鄉國以為輕重。生修之歿乃益有名。自親及疏。見有好義者。則必曰似某。見郁縮公事不即前者。則必曰。惜某不在也。耆老之年。獲正其終。子孫賢而且多。親朋追思無復怨望。有彼比言者。雖嬴博先歸。要之慎行其身。以遺父母令名。禮所稱為以禮終者。即父母亦可以無憾也。銘曰。

生人之行。有原有裔。患去冠冕。飾其槃帨。維兄本妥。得意川際。羣美焯焯。由內至外。翳魄之卭。匪高匪鋭。彼宰伊窆。如綴如繪。人事既得。陰陽又會。産祥爾後。更千萬歲。

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論　　吳日慎

嘗讀西銘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知天地之理皆備於吾身而不可以自小也然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而民物皆吾胞與惟聖人能盡己性而兼盡人物之性是以大學立教明德新民其本在修身而功用極於平天下後世聖學不明爲士者但知尚文辭干仕進以榮身肥家爲得計而不務自修其身稍知學者謹言慎行僅可自全而無意於天下是蓋志之不立而未嘗以聖賢自期也噫學之弊也久矣胡文定公訓子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真至言也敢申其說夫明道程子自幼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日從事於格物窮理誠意正心而於道之巨細精粗罔有不盡去聖人不遠矣其莅官行政視民如傷興利除弊惟恐不及鄠民謂使之得志萬物各得其所非虛言也天德王道備於厥躬以視世之尚功利陷虛無者其得失不啻如蒼素之辨也希文范公志存經世道在救民以天下爲一家視宇宙爲性分方居庠序即以天下爲己任故嘗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非與萬物渾然一體者能如是乎觀於置義田以濟親族特其仁之一端耳而盡忠義於朝廷展謀猷於西夏盛德大功廣庇羣黎以視世之位高祿厚而私以自奉止於一己者其度量相越不啻滄溟之於坎窞也合二公以自期則明德新民之

體用兩全而無缺矣今之學者非盡無所期也或慕彼功名之盛或羨彼才幹之優或擬其文辭之美而思有以齊之至於性命道德則不肯自期於昔賢毋乃志之不立而甘於卑下歟何其惑之甚也昔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卒致商道中興孟子願學孔子夷惠管晏皆所不為而得稱亞聖周子教人志伊尹學顏而道統復續信乎自期之不可苟也竊嘗疑諸葛武侯有王佐之才乃自比管樂卒之功名事業過於二者人擬以伊傅周召恐猶未逮蓋其素志所期僅止於此故不得比隆於三代輔弼之良也耶胡公之訓子得其大者學者當以是為法

性情說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天命之謂性也孟子以仁義禮智言性而性善可知情者性之動也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性體而情用未發不可見已發而後可見也性善則情亦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然而有不善者情之感於物而動失其天理之正也情之失其正者私欲害之也人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得天地之氣以為形虛靈知覺具是性而宰是形者心也夫既有是心則不能無欲故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否則本於義理而發者所謂道心也口之於味目之

國學扶輪社印

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則本於形體而發者所謂人心也心統情性者性情無不
善其有不善者人心之拘於私欲耳故書曰人心惟危又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也蓋性本於降衷故
性之德為中情本於性故情之德為和能以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則性無時而不中
情無往而不和若人心放縱則道心益昧欲動情勝而性亦因之而蔽矣又所謂氣
質之性者誠以理寓於氣理雖一而氣不齊故其性不能不囿於氣質周子曰五行
之生也各一其性又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先儒氣質之說皆原於此孟子道
性善使人知天命之本然人性之至貴其有功於聖學甚大然當時猶有紛然之論
未能盡服其心豈非以上智下愚之不移及有始生而知其惡者未嘗為氣質之說
以通之乎竊嘗推孟子口之於味之類而曰性也又曰動心忍性則是亦有就形氣
嗜慾而言性者蓋亦不必其盡善矣又犬之性不若牛之性牛之性不若人之性豈
非氣禀之殊者乎又安知人之下愚無若犬與牛者乎是知孟子雖未言氣質而其
意已躍如於言外也性囿於氣質則偏剛偏柔而不能全夫天理發而為情則必太
過不及而亦不能以盡善矣夫常人有生之初天理既已拘於氣質而不全有生之
後嗜慾又復累於形氣而不能克是以能盡性而得其情之正者鮮矣然則當如之

何偏於氣稟者必變化氣質而後可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也蔽於物欲者必克己復禮而後可惟精惟一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焉故欲理性情非治其心不可也欲治其心非敬義不可也蓋中和者性情之德敬者所以中義者所以和中庸之戒懼敬也慎獨義也敬義者所以變化氣質克己復禮之道也夫如是心盡則性盡心正則情正而氣稟物欲皆不足為我累矣學者其可不汲汲於此乎

近思錄序

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人之所以為人者道而已矣夫道之費也大極於無外細入於無間若是乎其不可窮盡也非聖賢其孰能體之粵自伏羲作易畫卦而三才之道始著暨乎唐虞三代之盛其君臣同德交修制為禮樂刑政發為謨訓文章者莫不各臻其極蓋以道統相承體用兼備載在五經可考而知也及周之衰聖王不作孔子生於其時祖述憲章贊修刪定集羣聖之大成垂萬世之常法日與諸賢明道講學顏子雖夭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其後百有餘歲而孟子出篤守師傳推明王道揚仁義之波以熄功利之焰闢楊墨正人心其有功於孔子者大矣孟子沒而聖學亡道統之絕千四百年宋興濂溪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著圖與書發性命之源

國學扶輪社印

示進修之路。前聖之統。賴以復續。二程夫子。始受學焉。其後以主敬窮理爲本。益發
明而昌大之。橫渠張子有得於二程。而精思力踐。教人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是務。
嗚呼。有周子以開其先。有二子以闡其緒。則凡天地人之至理。皇帝王之德業。見於
講論著述者。莫不綱舉目張。精粗畢備。善學者自可得其門而入矣。若夫未造庭除
安知堂奧。未出閭巷。安問邊陲。初學之士。見四先生之書。精微浩博。得無有登天莫
及之疑乎。是以欲陟華嶽者。必由其麓。泛溟渤者。必始於瀕。商書陟遐自邇之訓。國
風總角突弁之詩。良有以也。我朱子繼四子之後。而集諸儒之大成。於五經四書。亦
既究極崇深。指示切要。以教天下後世矣。又與東萊呂子。於四先生之書。掇其關於
大體切於日用者。爲近思錄。蓋取子夏切問近思之義。欲使學者由近而遠也。近
之不思。遠于何有。故其書分十四類。首論道體。示以本原。使人知所從事也。次爲學
致知存養克治。此明善誠身之實功也。次家道。齊家之事也。次出處治體治法居官
處事。此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次教人之法。亦新民之事。次警戒改過。亦修己之方。次
辨別異端。以明道術。終於總論聖賢。以敘道統。四先生之全書雖多。其要實不外此。
由是以徧窮之。洵有本而無難矣。且與五經四書之旨。若合符節。不差毫釐。故曰四
書者。五經之階梯。近思錄。四書之階梯也。知階梯之說。而近思之義益明矣。朱子惓

惓為後學之苦心益見矣。吾人其可以自棄哉。因讀其書。爰用管窺。為之序。以志簪云爾。

漢黨錮諸賢論　　張雲翼

東漢周福房植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黨。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遂自此始。汝陽宗資南陽成瑨。各以范滂岑晊為功曹。而二郡又有主畫諾獨坐嘯之謠。及太學諸生三萬餘人。以郭泰賈彪為冠。與李膺陳蕃王暢等更相褒重。於是中外承風。競尚臧否。自公卿以下。皆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後且以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稱。互相標榜。以至鉤黨禍成。望齊曰黨錮之禍。諸賢所自取也。惟聖不云君子和而不同。羣而不黨乎。謹言慎行。不徒明哲保身。實以自全善類。養國家之元氣。還裨益於朝廷。是古聖賢不仕之大經濟也。諸賢不過以言語之微。逞快一時。而閉門却掃如劉勝者。杜密反譏其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殊不知貽戚身家。諸君子皆從殄亡。清議之害。可勝言哉。古聖賢仕則行其道。師師濟濟。不以師相朋比即不仕而退。亦惟潔身進德。獨殷殷於世道人心。以立言而垂教。風俗由之漸運會由之挽。故於獨善之中。而寓兼善之用。石隱尚所不取。又何取乎以言喪身。且以傾人者耶。

謁孔林記

謁廟次日。由曲阜城直北方數里。古木兩列。如侍如衛。從中趨而進。是為孔林。夫以

至聖之藏特以林名示尊也跂望其林蒼翠鬱然雖在嚴寒陰陰如夏入阡門傍甓道折而西過洙水橋水流淙潺似聽簫韶奏大成之樂越數十武拜於陵殿下升其階洋洋如覩起敬起畏楷在廟也自殿側轉而後爲端木氏所植楷楷亦勁挺如檜翼闕門人治墓各種其里之樹當得三千株而楷巍然獨異抑其獨居三年滋培有加天實寵靈之表異於群賢俾其所植神物呵護鳥之所不得啄蟲之所不得蝕風雨雷霆之所不得摧而亭亭直上亦表異於羣木耶由甬道正中爲泗水侯墓右稍下爲宗聖墓至聖之墓則在宗聖上却自泗水侯墓又折而西也旁有室謂即端木氏築場之廬封原自若遙增如山萬木相拱一禽不巢雖絪縕之氣與天地相通恍若身遊元化之始而曉日方升既和且麗又想見道炳中天能使萬古不爲長夜又何敢以泉路幽宮作尋常霜露之感也

農說

王文治

古之爲民者四曰士也農也工商也後世之四民猶古之四民也自先王之澤既竭禮樂法度所以整齊化導乎斯民者其具盡廢而後世之士已非復古之士矣其爲工與商者亦非復古之爲工爲商者矣惟農夫者耕耘收穫歲無甯時終其身不知有紛華靡麗佚游之事古所謂脫衣就功暴髮膚而勤四支者至於今猶不改蓋後世之民能無媿於古之民者祇此農人而已矣抑又有甚者古之時朝廷尊寵農夫在百工商賈之上勞勸賑恤德意至厚後世之農無是也古之時人占百畝以自給其後則富者田連阡陌農夫無田往往佃人之田具牛種納租稅身其餘幾縣官時有蠲賜皆此田連阡陌者受之而農夫無所與此又古之農所未有也其勤且苦無異於古而又無古者爲農之利且更受其害焉是農夫者固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夫古者天地之初生人之始豈有所謂士農工商者哉耕田鑿井人皆老死不知其他有聖人者出然後擇農之秀者以爲士其功者爲工而家有餘財以有無相通者亦逆聽其爲商賈蓋士與工商莫不緣農而起而非曰爾毋爲農之勞而爲士之逸也爾毋爲農之拙而爲工與商之巧也士也者所以敦孝弟明義禮佐天子以治野人者也百工者所以作宮室器用商賈者所以通貨財給其用而資其匱缺者也

要皆以安全此農夫而已。天下苟無農。何取乎有士有工有商。而士與工商。亦且無所得食。而斯民之天絕矣。由此言之。民之類有四。原其始莫非農夫也。而其所食者。又皆農之力。其所任者。又皆農之責。天下之大本。固在農夫。奈之何使為窮民而無告者也。儒衣儒冠者。高自位置。得志則播其惡於草野。奇技淫巧者。厚直自封。操其贏餘者。力過吏勢。而農夫求一日之溫飽而不可得。蓋凡世之人。其得罪於農者。既如此其極。則又曰天下之至愚而可欺至卑而不足甚者。農夫也。夫農夫竭其筋力以養人。人則騁其智巧以凌虐此農夫。而為之上者。猶欲紀綱四民。為天下開太平之業。豈可得哉。嗟乎。井田之制。重農敦本之政。其不可復講也久矣。余獨嘆農之無媿於古。而又歎其不幸而為三代以下之農民也。於是作農說。

士說

或問於余曰。士之貴於農工商賈者。何也。曰。勞力以治於人者農。而勞心以治人者士也。工之事止於宮室器用。其志在於求食。而商賈之所逐者。什一之息而已。事莫尊於謀道。而謀利為下。此士之所以貴於農工商賈者也。雖然。此以言乎古之士也。古之士日從事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高可以至於聖賢。次亦不失為潔身自好之士。得志則功被於天下。不得志則獨善其身。蓋材無論大小。時無論屈伸。要

皆不失其可貴之意。而後世之士。則異乎此矣。庸夫豎子。自其首於制科之業。其巧
黠者。漁獵聲名。以攫取朝廷富貴。窮則橫暴鄉里。日營營於苟賤不廉之地。以謀
其食而終其身。古之士。其操術也尊於農工商賈。而農工商賈莫不蒙其澤。後世之
士。其操術也卑於農。等於工商。而農工商賈莫不被其害。故使古而無士。農必無以
自安於田野。工必無以自安於官府。商賈必無以自安於市肆。而以今之世無今之士
天下之農工商賈自若也。且天下而無農。則人將無所得食矣。天下而無商。則百貨
無自而聚矣。天下而無工。則宮室何自而成。器用何自而出矣。而士之所為必不可
無者。果何道乎哉。問其修於身者。蔑如也。問其講貫於治平。以副君相之求而有造
於斯世斯民者。蕩然無有也。天下之大。未嘗一日無士。其實無益於天下。豈惟無益。
又從而害之。如是而猶曰後世之士。貴於農工商賈。而無媿乎四民之首焉。吾不信
也。或曰。士之賤也。惟其不謀道而謀利也。彼商賈之謀利。與士何別焉。而予以為士
并賤於商賈者何也。曰商賈市貴鬻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要不過居其贏以自肥。
而天下之被其毒者寡矣。且明明求財利者。庶人之事也。雖商賈半天下。而兩為兩
我為我。豈足為吾道之害哉。士而謀利。其事大於貨財。其心險於居貯。其利倍於鉤
校其為伎倆也最鄙。而地步又甚高。身在室中。探文肆毒。致使朝廷學校之興。科第

之舉。古聖賢仁義中正之訓。盡隳壞於讀書識字者爲利之一途。而天下之爲農工商賈者。亦且更百千年而不獲被真儒至治之澤。其謀利之害。視區區以什一爲利者何如。而又何暇論其貴與賤乎。吾所以謂後世之士。不獨賤於農賤於工而幷賤於商賈者此也。嗟乎。後世之士。猶古之士也。後世之爲農工商賈者。又非有加於古之農工商賈。而孰謂其貴賤倒置者之至於斯極也耶。嗚呼。是亦弗思而已矣。

五代之亂論

東晉以後。天下分裂。戰爭相尋。幾二百年。劉石苻姚等。疊踞中原。而中國竄處於東南一隅。一百七十年中。凡五易姓。皆以篡弑得國。天下之亂極矣。說者以謂祖尚虛無之流毒。余謂不然。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君臣者。天下之大倫。禮義廉恥者。在士大夫爲至性。在國家爲元氣。凡此皆國之所恃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者也。自東漢之季。名賢義士。誅夷殆盡。天下之禮義廉恥既喪。而君臣大倫。遂蕩然而無所依。於是曹氏篡漢。司馬氏篡魏。譬如僕竊主家。僕之僕又起而竊之。而士大夫猶忝然立於其朝。無少愧怍。爲之君者。既負弑逆之大惡。爲之臣者。又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君臣之間。舉所謂天下之大倫。生人之至性。國家之元氣。盡敗壞無餘。而猶望國之有以自立。豈可得乎。昔犬戎侵周。狄人滅衛。皆起於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大亂無復人理

故猾夏之禍。爲前古所未有。語云。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戎兵橫。此之謂也。洎乎魏晉。人道大壞於下。故天心積怒於上。遂致劉石繼起。神州陸沈。南北戰爭。生民塗炭。而弑君篡國相隨屬。蓋天下之極亂生於人倫。而人倫之不明。實由士大夫無禮義廉恥之心。而其禍乃愈以烈焉。以古準今。未有不如此者。奈何徒罪清談也哉。唐宋之季。弑逆之禍。雖不經見。而禮義廉恥之道。士大夫既不自愛惜。爲之上者。又暴摧折之。或陰銷默阻。使隳壞於冥冥之中。以謂在廷之臣。皆奴顏婢膝。可以惟吾之所爲。而莫予違。不知廉恥道喪。中材皆化爲奸佞。幸而無事。則欺君誤國。趣過目前。一旦有大奸大雄者出。則趨承擁戴。惟恐或後。曹馬之事。固皆此奴顏婢膝。敢美可喜者。有以相助而替成之焉耳。是向之所爲尊君卑臣。以銷天下禮義廉恥之心者。適足以自傷其國家之元氣。而日趨於亂亡也。嗚呼。可不慎哉

送黃際飛遊太學序

黃子際飛。以選拔入太學。於其行也。諸同人設祖帳郭門外。酒酣。有引滿進者曰。太學功名之都會也。際飛才名蓋當世。當世鉅公。無不翹首企足。以遲其來。今且進而羽儀於天朝。吾知其必有合也。王文治曰。是殆不然。古者家塾黨庠州序。莫不有學以造士。而其尤秀異者。諸侯貢之天子。而入於辟廱。凡所以教之之具甚設。周衰。學校

廢缺孔子乃推明古大學教人之意定其綱領條目以詔萬世是爲今制試士四子書之首篇而由漢以來其書未驟顯獨太學之制相沿不廢歷唐宋有明之代游其中者尚多負才氣厲名節卓然於高世之論而不惑於死生利害之間蓋雖乾近教養之澤不能無媿於古而諸公嚴氣正性不肯視太學爲苟且功名之地君子猶有取焉今之所爲太學者何如哉其所爲遊太學者又何如哉吾觀際飛之爲人也矯矯持風節不下於古好學深思論著滿天下近方有意根本之學盡發宋元諸儒之說四子書者講明而切究之訂爲一編以垂無窮夫四子之書其理至浩博而太學實爲統宗自學校衰帝王教養之道寖微寖滅孔子嶽然起而明之而修已治人之方始大備曾子子思孟子迄於程朱相繼推傳教雖不行於上而士乃不敢一日不習於下有王者起致崇實學舉而措之以成天下之人材而開億萬年之太平取諸其書無不具者蓋雖論孟中庸亦祇以發明其蘊奧而其規模次第實足爲太學萬世之章程際飛於此沈潛反覆殆亦有年今既讀其書且復其地必將曠然遐思古先哲王建學之盛心與夫孔孟程朱著書立說之深意而痛惜於三代以下之學之未盡復古而其流極且至於苟且卑賤而不可究詰也夫三代造士之具其詳雖不可復見於今矣而修已治人之方載在太學固隨時隨地而無不可見諸施行吾知

際飛其必有以無負乎孔氏而處今之世有能卒乎太學之地而允蹈夫孔曾授受之書者誠未有先於吾際飛者也如第曰是功名之捷徑而今之太學而已則今之人固將有從之者文治既以此語復於生人又私幸際飛之遊真能不媿於古之太學遂書其語以贈其行

學校論上

邵廷采

古之學者必有學自家而黨而州至於天子諸侯之國都莫不廣其教之地使之朝夕進德習業於其中古之學者必有師延卿大夫之賢而老者坐閭門教鄉之子弟其法領於司徒選升其秀以上於學而又為之小胥大胥小樂正大樂正以分掌四時之教其教之之具則禮有揖讓俯仰之容灑掃進退唯諾之節以固其筋骸安其坐作詩有諷誦反覆之音以發其情志而平其剛柔緩急樂有宮商清濁六律之奏八風之舞以聰明其耳目和平其氣血所以教之之備如此故其時天子公卿大夫士之材無不出於學為國家天下之理無不由於學之中故道德茂而俗化成天下之政教會於一周衰先生之法廢學校首壞矣老莊申韓公孫龍鄒衍之言潰決四出下及秦儀起臏鞅斯以詐力勇戰生民肝腦塗地聖賢以為其故在學校之壞而庶人處士激濫橫議故從為之說曰謹庠序之教言乎春秋戰國之際庠序猶故存而所以教之者不謹也教之非其人與非其具為之師者莊荀而為之具者陰符韜畧人欲熾而邪說恣縱其洸洋遊談於天地之間而莫之遏是以庠序雖存猶之無庠序也由漢以後黃老莊佛神仙道家之教與孔子更盛衰上之所以治士之所以學舉不由學校又非獨其具亡而已宋熙寧初王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蘇軾議以為

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既廢雖聖人不能復仁宗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是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也其持論如是安石迄不能有所施為夫孔子論三代之禮有因有損益孟子述井田封建止曰大畧然則今日之學校亦惟因仍近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而獨其修身正心為天下國家之道則必得其人以講明而振興之若今之學校則止為科目之徑而已以科目為學校病已非一世而又有甚者學術至孔孟程朱無以復尚而不意人心之偽即流伏於孔孟程朱之中其平居則言與行相背及入仕而臨政自養與用相違舉夫言語政事德行文學罔不歧為二數十年以來士風靡瀾有焉弔海湖混江諸戲賢愚耆幼百唱千羣視晉宋六朝清談麈尾唾壺之習其高下豈直相懸萬萬而已更有甚者苦爭學術以樹聲名幾與甘陵南北部黨人踵繼彼唐宋明四代之朋黨一時同事近而不相得猶有說也若朱之去今已五百餘歲王之去今亦百六七十歲兩人傑然各為一代功宗今之議之則何為也故愚謂學校之敝未有如今日之甚而今日學校之敝未有如講學之甚士息講學而務返其本於孝弟忠信則人心漸醇浮言虛聲無所用而流競消天下方有實行真

品而治化可興聖道可明矣昔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縣過鄧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竟誅舞文者於乎今之講學而學士其誅猶在馬弔游湖混江之上者也

學校論下

或曰夫子憂學之不講而子為是言無乃戾於名教乎曰吾以扶名教也夫古之所為講學者有為己之心講去其非而明其是以致其瞬有養息有存之功於己耳今本無是心也無是功也譬則溉木者不培其根而理枝葉冀於的然而日亡者幾希矣且先儒有云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將亂則人必尚言漢自昭宣以前皆尚行故治理淸明元成後則尚言矣匡衡谷永杜欽之徒出極於王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卒成新莽宋眞仁英時皆尚行至安石行堅言辨馴致徽欽之禍將亂而尚言二代者其明徵也道不可一日不明而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豈惟凡民雖士亦然所謂不可使知者乃上焉性與天道之事非謂日用行習之中第使之貿貿以由而可安於不知也苟其不知則亦何所為由哉學者循循下學毋事精察力行若驟進夫人而語之所以然則自堯舜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五百年之內見知聞知間得數人耳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皆使人由之之事非使人知之之事其教顏曾中人

以上。亦不外此。非有上之可語也。顏子深體斯教。故喟然見道也。唯老佛之為教也必語上。故不立語言文字。則文可去矣。去君臣。逃父子。蔑朋友兄弟夫婦之倫。則行怪矣。蕩焉泯焉。守其空無以為忠信。傅奕韓愈歐陽修諸人。嘗出力以排之。而卒不勝也。程朱深探其本。欲窮其彌近理而大亂真之窟。故說之不得不精。語之不得不詳。既精且詳。則人多馳入於幽深惝怳之途。而老佛之黠。或反用吾之軍號旌旗。以逼吾之中壘。於是高明之士。爭務於知而憚苦於由。始也以儒攻佛。既也以儒攻儒而朱陸朱王之辯。嘵嘵以迄於今。不可解矣。前此蘇軾嘗憂焉。謂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矣。黃道周亦教學者。先讀孔門言論。求之躬行。毋早讀宋儒書。啟助長揠苗之病。是即引而不發。無輕語上之意也。今之講學者。患在喜於語上。而所以由之者疏。故吾欲以夫子之四教糾而正之。自宋以後語錄諸書。一切且束勿觀。而惟從事於六經孔顏曾孟之教。行之二十年。而故習漸忘。士風醲厚。然後參用漢世取士法。復方正賢良力田孝弟。徵辟舉察諸科。期於實行實用。確然有得。即唐虞三代之俗。其漸可致乎。於乎。吾說而得行。尤我者必以為道之不明。自不講學始也。夫文中子之意。非欲焚經者也。然與夫斷斷於

朱陸之間。紛挐於石渠天祿之論者。孰爲去名而實存也哉。

過嶺集自序

吳士熻

語者謂粵為荒遐側境。路踰炎嶠。阻絕而難歸。行者多以慎往來謹食飲為戒。故天下之仕宦商旅。往往憚之不敢輕至於其地。予乃聞而惑焉。竊思粵與閩均隸南服。教通而壤接中州之人。安知不以視粵者視閩。習尚之不同。豈誠如其所傳者乎。未身歷。惡得而辨諸。比十數年來。交遊親故。或以官至。或以客留者。歲往來不絕。皆道粵。揚州壤偉之域。抗衡中土。風搖形勝。言之洋洋。予因知向之所傳者。固不可以為信矣。然予猶未嘗身歷。終未知交遊親故之言。與此又何若也。戊申秋。予始由臨汀出豫章。踰庾嶺。道曲江。以抵於廣州。窮其所歷。足跡遂徧諸郡。心竊喜焉。以為平生絕冠。當在茲遊。乃喟然曰。美哉疊嶺崇岡。綿亘五莞。地可眺也。異花佳卉。繁郁四時。景可識也。貢艘賈船。激浪奔濤。可指而數也。蛟室蜃樓。烟雲杳靄。可瞬而矚也。紆蕭之巖。時聞林皋。可知其風移而良也。征戰之事。久息。僮猺可徵其化漸而遠也。其偏據攻守之區。荒屯故壘。可按圖而得也。其名賢棲託之地。叢祠遺墓。可酹酒而弔也。其文人詞客。彬彬秀出。可交遊而同觴詠也。其舟車之輻輳。琛貨之充盈。又可想見其當年之生聚而出之於戰爭也。聞見異情。予於是益知向之所傳者。果不可以為信矣。雖然。山川之勝。風物之美。既可得之記述歌詠。而遊其地者。猶畧為不足稱何

歟大抵世之人非仕宦商旅者罕至至焉者不暇遊遊又非盡才而文者故缺焉而不紀自古來湮沉下國不獲有所表識者何可勝慨又豈獨其地然哉嘗攷之廣志多載古信儒先生遺詠先生予邑人也昔嘗官於粤聲詩所播傳誦至今予才薄無足比數非有絕特之作如先生其人者然而志山川道風物以及羈旅贈答皆有所作附彙而歸即不可得傳亦有解夫疑其地而憚往者

爲吳氏倡建宗祠序

爲子孫以奉先祀亟已爲子孫以奉先祀抑又難矣爾烝嘗承妥侑禮明而義立非是無以世其家故亟也然或志存而事弗繼先世無顯人子孫不克振異其里居疏於系誼其世浸微或蔑焉以泯即有興追報之思者亦諉而不敢舉嗚呼可謂難矣余曰不然士君子尊祖敬宗苟可以昭先德貽後昆皆當以爲亟而爲之又何可以爲難而諉之哉吾宗肇於唐盛於宋至某公以立學制行爲海內所宗而某公紹之父子皆號醇儒鄉有祠家有廟俎豆弗替弟某公四傳至某公經明行修復能繼先業爲開明賢司訓始自東里遷壽溪聲猷之美後先相照自某公而下至於今凡九世有成進士登賢書膺薦扳者若而人有勤吏績嚴教導者若而人今子孫猶被服遺訓皆彬彬焉尚文學崇德義世厥家聲者亦既顯而盛矣而又族而居萃而處歲

時伏臘聚拜里門敦睦之誼藹如也獨至推維本始合廟享祀歷世以來未之及也是何以光先緒而佑我後人吾聞夫古之為廟者援先王大宗小宗之法大夫士以始遷及初有官爵者為始祖制明禮重非特以隆棟宇靜豆籩而飾於觀也蓋將使子孫仰而視俯而思尊尊親親之意油然而動俾得以考功德之所垂昭穆之有序齊明承事歲時薦享示不忘也茲喜某某諸君子偈合族屬思興起而光大之爰相地於里之陽議將某公推至某公亦倣古小宗之義祭有堂堂有位位有次共像廟中以妥神展敬則所以立賢辨貴儲慶發祥垂萬世而莫可窮極者不自今始乎諸君子勗哉為其亟毋諉其難協厥心乃命日量工以務底厥成是固予之所敬望也予雖不敏於族之人凡無所裨益特其可以昭先德貽後昆之事未嘗不日厪於懷其在書曰可以觀德詩曰聿追來孝諸君子勗哉

夾漈草堂記

夾漈在郡治東北宋名儒鄭公漁仲讀書處也上有堂堂即以夾漈名公取以自號後世之相景慕者皆曰夾漈先生其地山川奇特崩湍激石兩崖如削水汩汩循其閒西流而出滙為長溪居人稱為谿西至今有草堂遺址堂之前有二井象日月水甚清碧榛篠蓊蔚每烟雨陰晦猶聞公讀書聲公生羲孔後探尋叩索遇藏書家必

借誦過目不遺。凡天人禮樂及蟲魚草木之類。無不精浩博海貫萬象森羅志略成藏之秘府。雖高麗百濟國千金懸購不可得。古人著述之富。莫有出公右者。夫士君子生當盛世。多因經術策名。參列朝省。或不樂仕進。則慕肥遯之風。著書樂志。儻地林泉以為藏息之所。公稽古自怡。不受辟召。葺一堂於夾漈山中。今雖故址久湮。猶可於草堂遺蹟。挹其高風逸韻。並想見當時探討披尋。千聖一室。則此堂方且包羅古今。統括宇宙。極天下之大觀。豈特據有溪山之勝已哉。雖然。先哲云遙。芳踪莫繼。吾興自宋距今。如福平蒲再諸勝。皆非其舊。雲烟烏鑰。悉委之榛荊灌莽中。不獨一夾漈也。於是其重有感也夫。

通許縣知縣吳公墓誌銘

歲壬戌。莆陽航洲吳先生雋南宮。為家大人總閱試所鑒拔士也。見其學有原本。文皆規橅古人。品則圭璋。望若鼎呂。心竊儀之。每過予館署。談讌款洽。交最深。越八年合通許。又三年壬申。以勞於王事。卒官舍。長公知政將奉旐歸。屬撰事狀。走使請予銘。予具爲敘次。按狀君諱職。字嵋仲。號易庵。又號航洲。系出唐工部屯田員外郎榮公。後榮公生建州刺史育。公育公生浙西觀察使光敞公。六傳生宋建甯教授源公。源公生藤州教授銓公。銓公生太學教授璋公。璋公生慶公。即宋端平乙未狀元叔

告公弟也。又六傳至明進士襄府長史進亞中大夫宏密公。宏密公生郡庠士天麟公。天麟公生邑庠士若梅公。世居厚吳。同時成進士者四人。舉於鄉者十有八人。至若梅公始遷涵江。生高公。高公生邦瑛公。皆有隱德。邦瑛公又自涵江遷城之西湖生歲進士鄉薦乙榜候贈文林郎諱當世。即先生父也。博聞勵行。壇墠屹立。學麟經者。皆奉為楷模。稱曰粒民先生。生子三。長諱軾。有聲黌序。次即君。季諱轄。君生秉異質。辟咡庭訓。言規行矩。識者已決為大成器。八歲能屬文。即潛心古學。不規規穿穴章句。十三入學鼓篋。值料試。為學使者碧峰陳公所擊節。拔置第一。食餼邑庠。一時文傳紙貴。才華之士。咸退席避坐。及贈翁見背。兄弟自相切劘。庚申。以閩亂定補行鄉試。闈中已取中擬元。因次場有疑字。稍抑置十三。聯步成進士。卷出。都下爭傳誦之。才名籍甚。有勸令讀中秘書。慨然謝曰，吾北堂有老母得就外職。邀一命以報春暉。辛亥。旋里需次。依依膝下。備極孺慕之誠。時伯季相繼淪喪。哀痛悲切。不復有仕進意。適部推。承高堂命。始勉強就道。既得授河南通許縣。下車輒有善政。茹冰蘗自矢。釐積牘。雍宿蠹。邑以內肅。如其於民也。慰藉饑渴。常若由己。弱者取翼。強者取銜。諸如嚴保甲。繕城垣。緩賦均徭。興學勸農。種種最績。不期年而奏成。至步禱則甘霖立應。冰雹不傷禾。蝗蝻不入境。中牟三異之風。不是過矣。民戴厥德。尸祝遍鄉村。為

之進。夜履。被管。絃夾馬扶輿壺觴載道。童叟觀者。皆歌呼踴躍。以為我歲平從來未有之神君也。復相率餽粟米。輦棋蘇。輻輳縣庭。勒之圖繪紀。諸詩歌。海內皆嘖嘖以為美談。凡在鄰封他州邑。聞其風者。恨不得屬宇下而受帡幪。諸當道皆雅相愛重。獎勞備至。擬登之薦剡。以膺首擢。值秦晉飢。朝廷發粟賑濟。君奉憲委陝州督運。力疾赴道。趨事勤勞。日在嚴風厲日中。飲食居處異宜。自是病益劇。及事竣還。而遂捐館舍矣。歿之辰。縉紳士庶罔不欷歔涕泗。哭奠塞途。請立廟祀之。嗚呼何許之人厚於義。亦君之德有以風之也夫。君生平篤行孝友。稱於族閭。性介特自持。不欲苟同流俗。文章多膾炙人口。筮仕甫茂著循聲。才可大用。而志尚未終。遂奄然逝也。可勝歎哉。生於明崇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卒今康熙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壽五十有一。元配待贈孺人陳氏。明恩貢生署事府錄事諱堯相男諱有煐女。克嫺婦道。事翁姑妯娌上下。無一閒言。溫懿柔淑。佐君子有賢聲。而降年不永。先君二十稔下世。繼配待封孺人林氏。明進士巡撫諱一柱姪孫女。側室顧氏方氏。生男三。長知政。歲貢生。陳氏出。次聞政。林氏出。三郡。顧氏出。尚幼。女四。孫男二。鈐鉦。茲以康熙甲戌年某月某日某時。安厝於某里某山之原。予與君有兄弟之誼。又重賢郎請。謹按狀以述其概。並繫以銘。銘曰

光嶽氣。昭有融。毓瑰瑋。美在中。少搦管。飄成龍。銜丹氣。昱南宮。綰尺組。德風從。隴西賦璵昊穹。典文府。帝所儷。靈椿折。星紀終。銘幽隧。光熊熊。長茂植。貴栢松。

全越水利考

章大來

越州水利之全，其載於志者頗詳。惟嵊、新昌以溪為水庫，餘則枕江帶海，襟隄領閘，前賢蓄洩之功不可忘，而目前之利害有切要者，不僅如志所云也。蕭山之縣有西江塘，有北海塘，皆以防大江之水者也。自蕭山而東，在山陰者曰後海塘，餘則曰江塘，曰海塘。海塘自餘姚而外，海水悍激，築隄以禦之，猶恐不克，無緣為畎澮灌田也。鏡湖周圍三百里，納三十六源之水，漢太守馬臻築塘以界湖，塘之下為運河。自盜湖為田而湖廢矣，旱則田為涸，潦則民為鼈。明太守湯紹恩於三江築應宿閘，以時瀦瀉而定啟閉，山會於是為有備，湯公之功也。蕭山湘湖，猶山會之鏡湖也，溉田千餘頃，累侵累復，十存其八，至今猶澤及九鄉，其為利溥矣。夏蓋山之南，夏蓋湖出焉，積三湖之水（白馬西溪上陂），防二年之憂（塘諺云），兼有菱芡之實、茭葦之林、魚蝦之美，虞之民不可一日無，即姚民尚有賴焉，而豪強者耽耽不可支。若餘姚之水，以牟山、燭溪為大。自明嘉靖後，亦侵佃殆半。而諸暨之湖廢者至七十有二，其可徵者曰湖田，湖田者泌湖也，旱潦無準，全視乎天，其能無患乎？蓋嘗論治水之道，惟疏與濬。疏啟下流，使海下於江，江下於湖，而水患絕；濬啟上流，使溪足以受水，湖足以蔭田，而水利興。今越之水大者，如前所言矣。其次者，溪十五六，河二十，湖二十餘，支流不下五六十，無

名者數百。而志繩之以數言曰。宜塘者塘之。宜壩者壩之。宜閘者閘之。今壩皆如故無足慮。所慮者豪右之私開閘。則命小吏掌之。不過以時啟閉。或修葺而已。而溪河與湖。不足以受水。一旦積雨淫潦。滂沱四溢。山會之民。急啟三江之閘以瀉水。乃水驟下而板田又見告焉。其他可知已。然則治越之水。濬為上。禁侵盜次之。疏又次之。比年潮決海塘。屢興工築。當事者議易土以石。則前人如王國器蕭良幹固有為之者。一勞而永逸。使之無衝決泐潰之患。其或有道矣。

邵念魯先生傳後

來交先生晚。然與先生上下千百年論史傳頗悉。又孰其行事。有人未識者。先生沒五年。故人長老。日就凋謝。疑事無可質。嘉言懿行。亦不盡表章。故以所聞見雜次為傳後。

或言不當為人作傳。傳史也。而無其職。妄矣。先生大不然。來嘗與之辨曰。漢非有先生傳。寓言也。在唐則毛穎李赤為戲。梓人圬者郭橐駝為諷。非真欲傳其人也。宋時乃有傳。先生曰。子不聞鄧宇之傳曄。固有本乎。古者太史輶軒。每采家乘。稗官紀載。實稗史咸屐臧高士。初非國書也。而皆為傳。傳可也。先生恨舊唐書闕漏。而新書蹟夫劉蕡切直。僅叨文苑。陽城卓異。概居隱逸。思邈清高。只傳方技。李許奸邪。同登無忌。

舊文乖舛其不若新書遠矣而先生曰甯取舊無取新先生嘗謂朝廷開史館宜先正前史去宋齊梁陳北齊魏周書存南北史廢三國志用季漢書又嘗欲并道學傳入儒林曰吾道一貫文章經術何者非道而宋於儒林外獨標道學先生講學宗陽明學問貫串羣史尤攻勝國懷宗末福唐魯桂禍亂顛仍起末了了嘗屬來網羅舊聞獲緬瓦二十四片等目錄三十餘購之無門故迄無成書生平持論欲復封建行井田設學校曰封建則君民親根本固曾見三代時有三十萬衆困於平城者乎有丐兵食於異國者乎誠參制郡邑三吳秦蜀不以封燕齊梁晉九邊並立宗子以固維城使人自為戰則守在四裔養諸侯而兵不用論井田曰欲復封建先復井田欲復井田先興水利議者謂中原沙土穿渠即塞則環城之濠未聞有是也且有溝洫則有封樹有封植則土厚而水定蓄洩以度開濬以時何患焉議者又謂今皆民田奪彼與此勢將生亂予謂倣限田之意令買田毋過一頃十年之間乘除消息無平不陂此天道也其論學校曰重經術廢時文如試誦說可也用徵辟嚴保舉罰其不稱可也立明師養歲貢如經義治事分課可也行科目復對策如賢良方正三試可也又曰學校兼騎射然後用之可以當大事今西北之人不知耕東南之人不知戰皆危事也先生嘗得閩人趙本學陣圖日夜講不輟散地無戰輕地無止爭地無攻

交地無絕衢地宛重地掠圍地謀圯地行死地戰此皆孫子語至老猶言之娓娓教余占候歌取二十八星分二十四氣辨五更以南方午位中爲候從前未有也每走四方潛以狼牙棍自衛門人陶金鐸覘之以聞先生曰往在吳淞與張化鳳部將管某遊偶學之今已忘矣其器八面鋒後弓刀矛戟有時鈍折而此不壞顧用之無他巧久而習熟縱橫不窮先生壯盛時負奇氣狀貌魁梧兩鬚蒼蒼目光睒睒如貫其走馬射生之夫故往往近之壬辰後過我則曰吾自長安掉頭興盡矣飲之酒及脣而不釂曰吾苦咽數杯輒頹然假寐鼾齁徐發聲如雷霆有頃即覺歎不料困憊至此好學則老而彌篤門人以節勞請曰日暮途長安敢不力歟與妻孥對常寄居蕭寺中草創傳記及忠魂貞魄幽蔽泉壤而姓名不彰者爲中夜悲泣涕淚隨筆下寺僧驚起余友人坐悖法死書再至趣予爲傳曰何賁文以求苟活而知己弗哭也嘗言對生友而言死友之過不仁兄疏親而言至親之非不智爲人嚴重有威儀望其進趨知爲有道人也一冠如箬笠數十年不易短衣布襪四十餘鬚鬢皓然後生莫知先生名多造請見之輒畏謝刻刻去顧接引不倦與人言必本忠孝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先生歿後二子刻其文若干名公碩士多傳其行事者議論具於文所未盡者列如右

國學扶輪社印

鹽錢論

胡方

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言利之臣不獨朘民以肥國。舉人主藏富之府而破壞之。即其所謂富國者。亦但剜肉以治瘡。無益於病而甚其病。則有之。此誠以狙視其君。而顛倒四三之數以喜之。而人主之喜之者。豈不誠狙哉。近世鹽法錢法。日以愈密。公卿之所蓄目而思。吏士之所扼腕而談者。大率不過求乎額餉之無缺。厚息之可收。斯為嘉謨碩畫矣。然而鹽之所病者私販。錢之所病者私鑄也。私販無餉。其值輕于官鹽而已重。已利其重。人利其輕。此其所以行也。私錢之行。亦以值輕。其本不得輕於官錢。而官錢之值太重。則彼輕于官錢亦重矣。私鹽行則官鹽壅。壅則商與而餉不可徵。私錢行則官錢之息雖多而行者寡。寡亦歸於少。二者譬諸兩人挾貨適市。其一高價而售難。其一平價而售易。一一而觀其交易。則若高價之贏多於平價。及乎終日市罷而會計其橐囊。則平價者充滿而高價者大不若也。然則所謂朝四者。又徒虛名。而所謂暮三者。猶有諸實也。夫天下之士。有衆人之所能言。而聖哲之至計。亦不外是者。蓋事之可為不可為。有明白而易知者。衆人亦知之。而聖人之所謂明哲。亦唯為其所可為。不為其所不可為而已耳。苟先昧於可為不可為之分。而乃試不可為者。而逞其知以求有功。則心

勞日拙矣。今國家之於鹽鐵。欲稍資之以佐正供。此事之可為者也。竟欲責之以填無底之壑。此不可為者也。人主奈何棄其祖上之肉。而為屠門之嚼哉。今就產鹽之地出公帑以買鹽。而稍饒其利以安集鹽丁。加二分之息而賣之。任其所適。引餉埠餉之類。一切損之。但隨郡縣之遠近。計其運費。并合買本量加三分之息。而定其價。如是則私販者不得賤買貴賣。將不禁而自止。私販止則鹽盡歸于官。即二分之息盡歸于官。恐歲餉之入。縱無通欠。未必過此。況乎通欠之餘乎。錢則就山而鑄。美其材而精其工。亦但取息二分而止。令私鑄者貴則不售。售則息微。必不犯禁而為之。則官錢之行。自倍常數。視以錢強行。而收厚息。所入有增無減矣。此雖未能損利與民。王政未必出此。若夫管晏之策。其書載之不詳。然而不過欲使利出一孔而已。豈若後世貪而無厭。卒致名實兩喪哉。

重修巖竹先生墓誌銘

巖竹先生姓胡氏。諱如岳。字錫紳。茂才葵亭公長子。其先十世祖畏山公。宋末南徙止于新會之坡山。遂世為坡山人。坡山山水清絕。胡氏世多秀士。至悟元公尤特出萬厤間。其文章之名滿天下。天下士無不誦習其文。今吾越三尺童子。無不知有胡斯覺者。斯覺。悟元公諱。是先生仲子也。夫以悟元公之材。出於庭訓之所造就。則先

生之能可知而終身不應科舉。殆高尚君子也。從以太守王公司馬張公。舉鄉飲正
賓。余謂先生之賢。遭逢世而從信乎稱道之者之不誣也。嘉靖之際。明德始衰。天子
至聖厭厭不御正朝。稍稍惑於釋老。權相倖閹稍稍亂政。當此之時。雖欲大有為難哉。
度已不足有為。而乃苟取富貴。其人賢不肖何如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先生
有焉。夫世之盛也有漸。而其衰也亦有序。雖在小雅之世。而是非之公。道必不一朝
蕩盡。故自余少時見舉鄉飲者矣。猶不苟簡。不如今之甚。或俳優卒隸。皆得于此典
禮也。何者。厚貲不足貪。小人亦自顧清議。施于人未大盛。加諸己未大利。而千人之
指。如蝟而集萬口之誚。如川斯沸。則亦知其無益而不為耳。況嘉靖之際。去予少時
又四十年。余安知其視余少時。不如余少時之視今日耶。其是非當為近古。由是言
之。王張二公之舉。先生之獲舉於王張二公。夫必有所由然者矣。且先生蕭然韋布。
非如今之俳優卒隸。皆有富貲之資。以傾動攀緣於當路也。余嘗謂先生與悟元公
父子德器。譬則二王書法。右軍堅凝幽邃。大令宕佚流暢。雖美善並名千古。而一藏
一露。別異其間。此天資所近也。然天下之物。其發皇者。使人駭愕傾倒。恒不若蘊藉
者之使人神遠。此則先生之可以為悟元公父者乎。先生生於某朝之某年。以某年
終葬於隆江某山。配某氏安人。後終。因別葬於某山不附。子四人。自公以下子孫並

益以儒世其家。歲進士若干人。子孫登賢書者若干人。入曾孫在庠序者多不紀其遂年遠故碑浸泐。某年月日曾孫某等重新之。以余世通家。沐浴先生之流風最深使銘焉。遂為銘曰。

德返於樸。道則惟潛。耿耿幽光。不熄不炎。斯好秋實者味焉。不竊而悅春華者之所未饜。嗚呼。人皆嗜乎腐腸之藥兮。我何為乎抱此昌歜與形鹽。